

本期內容
------

- ◎ 宗薩欽哲仁波切談伏藏教法 -----1
- ◎ 思碧諦印象 -----8
- ◎ 看見淨土 ----- 13
- ◎ 菩提迦耶手札（一）：在地上蠕動的男孩 ----- 17



## 宗薩欽哲仁波切談伏藏教法

2012 年七月，宗薩欽哲仁波切於遠在印度西北、中印邊界的思碧諦（Spiti），連續十八天傳授貝瑪林巴伏藏教法。這篇開示即節錄自當時的教授。

你們有些人非常新近才接觸這些教法，我想你們是碰巧來到這裡，然後加入了我們。這種情況下，要將教法講解得適合每一個人聽，有點困難。因為理想上，我假設你們領受這次伏藏教法、參加這些法會和灌頂之前，已經完成某種準備。我說的不是修持，那樣當然最好，但一般來講，你對佛法應該至少有某些哲學上的了解。

總之，你們可以很容易去確認一般人所知道的佛法，像是四聖諦、八正道、四法印，甚至是菩薩道。比如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它在斯里蘭卡、緬甸和泰國這些地區仍很普遍；至於大乘佛法，依舊盛行於日本和中國等地。但現在我們要傳授的，並不是那麼接近〔一般人所知道的〕佛法。

每當我們提及「佛」、「佛法」，就會想到釋迦牟尼、悉達多太子。他逃離王宮，前往摩揭陀，最後在菩提樹下證得涅槃。他在鹿野苑、瓦拉那西和靈鷲山等處，教導四聖諦。

如同我先前所說的，在接受這些教法之前，如果你是非常認真地要追尋這個道，那麼我會假定你先前已具備相當的背景。一般而言，金剛乘、密乘在佛教徒中已經飽受批

評，因為許多時候，密法修行者的作為，並不具有任何釋迦牟尼佛平靜、慈悲、純淨、樸實等的嚴謹行儀。

我總是說，修持密法的人有兩個額外的包袱。他們必須向上座部、聲聞乘的人證明，他們也是佛陀的信徒，這是一個包袱。第二個包袱是，他們還必須向遵循大乘之道的人證明，他們是佛陀的信徒；盛行於中國等地的大乘傳統並不接納他們。

反之，遵循密續之道的人必須接受，聲聞乘和上座部的佛法毫無疑問是佛陀的教法。不僅如此，上座部更是佛法的根源。沒有別解脫戒，就沒有佛法的根；沒有佛法的根，就沒有如同莖幹的大乘。如果樹木的莖幹沒有根，你去哪裡採摘密乘的花果？

因此，修持密法的人擔負著額外的包袱。望向未來，金剛乘仍將面對許多批評和問題。這有很多原因，首先，密續之道是非常大膽的。密法不符合一般人類的思惟界線，事實上，密法的整個重點就是要擺脫人類思惟的框架，那個框架有點像是混亂壇城的界限（parameterofthatmandalaofconfusion）；這就是整個密乘的重點。這是為什麼密續要在未來被認為是純淨真實的解脫道，並不容易。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有那麼多雄心勃勃、好色、行為總是失當的密續上師。他們幫不了忙，實際上，他們把情況弄得更糟。

所以我先要告訴各位，目前你們將要接受的是尊者貝瑪林巴所取出的整套伏藏教法。基本上，你們將要接受的教法被稱為「伏藏教法」。我說過，密續正努力要證明自己是一條真實不欺的道，非常辛苦。而伏藏教法更甚於此，它還必需在密續行者中證明自己是真實不欺。

大部分新譯派人士會不以為然地揚起眉毛，懷疑伏藏教法。舉例來說，我公開告訴各位——雖然有些人會不高興，但你們可以引述我的話——許多薩迦巴和格魯巴的人，對待伏藏教法的態度有點像是「嗯，等等，這是什麼？」其實有很好的理由說明這種情形。因為在西藏，我們有很多假的、野心勃勃的、好色的掘藏師。掘藏師或是「德童」，他們通常需要伴侶，而那個伴侶通常是女性。因此許多時候，德童會被仔細檢驗，他們究竟做了什麼會受到極大的質疑。

同時我認為，較之從前，伏藏教法將會遭受更大的磨難。舉例來說，現在有些書講述的方式，好像那是作者自己的伏藏教法。當作者在海邊散步，不知怎地某個想法就出現在他腦裡。你們很多人都知道，在西方的思維中，認為「天啟」（註：revelation，「掘藏」也使用同一英文）是很神祕、很令人興奮的事，所以我們會有這種挑戰。很多這類的東西被「挖掘」出來，我相信甚至當我們現在說話時，在蘇格蘭或加州的某處，就會出現一些雄心勃勃的好色之徒，聲稱自己發現某個東西。他們常常令人感到生氣，因為

如果你去看那些書，會發現他們明目張膽地剽竊《入菩薩行》或其他密續典籍的內容。不過我們現在不討論那些，因為那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也支持新譯傳承，我是薩迦巴和噶舉巴等新譯教派的虔誠弟子，那些傳承對我而言非常深奧。因此我知道，伏藏教法受到所謂的一般佛教徒或密續行者的仔細檢驗。我希望你們了解這點。

雖然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懷疑伏藏教法，但是，導致你懷疑的原因也可能恰好是啟發你的原因。舉例來說，偉大的秋吉林巴、尤其是貝瑪林巴——你們現在正在接受貝瑪林巴的教法——他們兩人完全不識字！貝瑪林巴完全不知如何讀或寫，他沒上過學。當你閱讀他的教法時，從他編輯教法的方式就會發現這個跡象。事實上，我們現在正處於很令人頭痛的狀況，因為從法本中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教法出自某個「沒上過大學」的人之手。

不過，如果你真的去深入思考這傢伙到底是如何想出這些了不起的教法，那就更有意思了。舉例來說，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我念誦了貝瑪林巴十八部「大圓滿」文本的根本頌和釋論，這些在其他上師的教法裡幾乎看不到。這些根本頌和釋論是如此地切中要害、赤裸裸的毫不掩飾，因為很多時候，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人，當他們說話時，他們是打從內心說出。他們不給你所有這些詞藻、片語、詩句，他們不拐彎抹角，他們沒有這一切的繁文褥節。

如果我要寫書，當我把想說的話說完了，卻又想讓大家以為我有很多東西可寫

時，我會引用別人的話，我會舉例，我會提出論證，所有這些都是要矇騙你們。而你們會想，哇，這是多麼偉大的老師。但貝瑪林巴可不是這種人，他很直接。

所以如果你考量了這些情況，會了解到伏藏教法不容忽視，它非常殊勝。可是你也必須牢記在心，藏傳佛教歷代德童所取出的教法，沒有一個是佛陀未曾教導過的，這點很重要。這些掘藏師從沒說過，他們發現了佛陀沒有發現的教法。事實上他們非常強調，他們實實在在地遵循、補充、協助釋迦牟尼佛的教法；這正是德童的美好之處。因為很多來自加州和蘇格蘭的「德童」說：「這東西從來沒人發現，我是第一個發現的人。」人類有個習慣，總認為自己是唯一知道真理的人，但這種情況從未發生在真正的德童或伏藏教法上。

伏藏教法為何如此殊勝？我必須再次假定，你們對於一般佛法已具有某種程度的常識，特別是有關大乘佛法，尤其是關於金剛乘佛法。一旦你擁有那些常識，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例如說，我今天下午口傳過的某些伏藏教法，是貝瑪林巴在不丹人所稱的「曼巴措」發現的。（註：「曼巴措」是位於不丹東部布姆唐（Bumthang）的火焰湖（BurningLake））那是很大的海，它不真的是海或洋，它是一個池塘，非常深的池塘。有些人可能去過。它看起來其實很可怕，因為它很深，也許像這所寺院的高度那樣深。

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因為這裡邊有太多元素，但我試試看。這一切就從「塔景咖啡店」（StupaView）附近的某個地方開始。

塔景咖啡店在加德滿都博達那大佛塔（Boudhanath）附近，一切都從那兒開始！從前有個母親，她有三個孩子，他們幾位最後一起建造了這座尼泊爾的大佛塔，直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去拜訪這座佛塔。當佛塔建造完成時，他們各自供養了非常了不起、令人驚嘆、不可思議的願望，值得我們仿效。

其中一位發願成為一個上師；另一位發願，當這個上師於未來傳法時，要做這位上師的護持者。我簡短地講述這個故事。當時有一隻小蚊子叮咬了那位發願成為護持者、成為國王的男孩，而那隻蚊子後來投生成為國王赤松德真的公主。因為公主仍受制於非常重的業債，所以她的壽命並不長，有說八年，有說十年，總之，她很年輕就過世了。蓮師貝瑪炯涅當時在場，所以赤松德真王極力請求蓮師保護他的女兒。於是蓮師在公主死後，將她的意識召回至她的身體，然後迅速地傳給她許多教法。

蓮師隨後說，那些教法在當時並不需要，因為那時西藏正處於最吉祥、最有靈性的時期，但那些教法在未來將會是非常必要。當那個時間年代到臨，貝瑪塞（PemaSal）公主的轉世（即貝瑪林巴）將會取出那些教法。

蓮師甚至預言，當貝瑪林巴再次投生——這全是我的解讀，預言內容本身非常精簡——他被描述成像侏儒一樣的矮。貝瑪林巴在布姆唐（Bumthang）建造的寺廟可以證明他的身材矮小，因為天花板很低，你必須彎下身體。

蓮師的預言說，貝瑪林巴是深紅色的，笑起來像一匹馬；這也是我的解讀。因為預言說他說話像馬一樣，所以我總覺得他的笑聲必定是像馬那樣「嘶嘶嘶嘶」。蓮師還說，貝瑪林巴會講很多低俗、粗魯的話，很多粗鄙的字句出現在他具含深意的挑釁語言當中。

談到貝瑪林巴，我要對這裡的不丹同胞說，我們以身為不丹人為傲，因為我們有貝瑪林巴。這裡有西藏人嗎？西藏人視不丹人為未開化的民族。他們說的沒錯，西藏人非常有教養，不丹人就是未開化。不丹是原始部落，基本上他們以部落的方式思考，如果你去過不丹，就會了解這點。

不過有個傢伙、一個不丹傢伙，甚至最高傲的西藏人都得向他鞠躬敬禮，那人就是貝瑪林巴，信不信由你！讓我告訴各位，貝瑪林巴是五位德童王的其中之一。並不是所

有掘藏師都是德童王。你們有些人修持秋吉林巴的伏藏教法，秋吉林巴就不是德童王。有些人修持蔣貢康楚羅卓泰耶的伏藏教法，我必須很恭敬地告訴你們，他也不是德童王。你們很多人是敦珠新巖藏的修持者，我以恭敬的心告訴你們，敦珠仁波切、敦珠林巴也不是德童王。而貝瑪林巴，是的，他是一位德童王，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他就是！

再多提供一些訊息。我們不丹人很引以為傲，如今貝瑪林巴的血脈仍然存在於不丹。這是非常殊勝的。

蓮師所做的另一項預言是，貝瑪林巴生前會遭受許多流言蜚語。由於人們的批評，他不好過。他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想想看，他每兩句話就有一句是粗鄙無禮的。他長得很矮、很結實，不是圓滑得體的人。他基本上是個文盲，然後突然之間發現這些〔伏藏〕。他喜歡喝酒，對女性很尊重，這些都和主流群眾不符。因此他吃了許多苦頭，許多人甚至批評他是個假的魔術師。

從某方面來說，西藏和不丹的觀眾都是經驗老到，他們不見得會相信魔術師。因為有太多魔術師了，所以你還必須是個偉大的上師才行。很多時候，德童也被污蔑為魔術師。「哦，他不過是個魔術師而已，我們不必相信他。」我想貝瑪林巴也受過這樣的折磨，因為他是鐵匠，鐵匠本身就已經被認為是低種姓的工作。

貝瑪林巴常受僱製造很多刀劍，有些至今仍存在不丹。他有很多小孩，非常忙碌，所以當他鑄劍時，常常因為忙於四周發生的事而忘了使用火鉗，他直接用手握住熱鐵，但卻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如今仍可看到劍上的指紋。可是這種事不見得能打動那些觀眾，他們心裡想：「哦，他不過是個魔術師，魔術師都會做這種事。」

總之，貝瑪林巴必定被所有這些事情給激怒了，所以他說：「如果我不是掘藏師，不是一位真正的掘藏者，那我就會死在這個池塘裡。如果我是真的掘藏者，我將帶著伏藏教法回來。」於是他帶著一盞酥油燈，跳入池塘裡，幾個小時後，再帶著完好無損、仍在燃燒的酥油燈回來。他的右腋下夾了一些石頭和幾捆書卷，從當中出現了這些伏藏紙頁，也就是我現在正辛苦地口傳的這些伏藏文。

另一個我們應該非常感激的事實是，貝瑪林巴以不懂世故、非學術出身的掘藏者示現，因為在他的許多法本裡，根本頌是以空行字母出現。你們有些懂一點藏文的人會注意到，當我傳誦法本，每當遇到空行文字時，我常常就數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唸誦。如果知道怎麼唸，我當然就像貝瑪林巴一樣是一位德童了。我們不知道怎麼唸，因為那些看起來就像是無法閱讀的文字。

貝瑪林巴有時把空行文字放在開頭，有時放中間，有時甚至是一整段。大概兩天前口傳的內容中，有一段的空行文字是「一半一半」。例如，如果有「到這裡」這樣的句子，他用藏文表示「到」，但「這裡」或「那裡」則是我們看不懂的空行文字。所以我

們不知道他說的是「到這裡」還是「到那裡」，誰知道呢？他留下的伏藏文本就是這樣子。這些是德童做的事。

當然，不只貝瑪林巴本人，甚至他的轉世都備受尊崇。就我個人的傳承，告訴各位一個故事。這故事來自蔣揚欽哲旺波的淨觀、淨相，它不是關於德童貝瑪林巴本人，而是發生在貝瑪林巴的第三世轉世之後。

十八世紀初，蔣揚欽哲旺波與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二人算是死硬派的教法編輯，他們無法忍受有那麼多的假德童。因為假德童非常受歡迎——情況總是像這樣——真德童和真實教法因此黯然失色。蔣揚欽哲旺波與蔣貢康楚羅卓泰耶對此非常憂心，因此在蔣揚欽哲旺波的委託下，蔣貢康楚羅卓泰耶全心盡力地編纂「仁欽德佐千嫫」，即《大寶伏藏》。

蔣揚欽哲旺波不會輕易向某個碰巧叫作貝瑪林巴這種怪異名字的人或向貝瑪林巴的轉世表示敬意。但是在他的一個淨觀中，他描述到，每當他需要向蓮師請教問題或需要釐清問題時，他可以只闔上雙眼便到達銅色山和蓮師對話，並享受那裡的會供盛宴。回來之後，他就繼續重新編輯，或就能把事情處理好。

在蔣揚欽哲旺波的某一段話裡，他說，他記得銅色山那裡有些什麼人。有一回他去銅色山，看到角落裡坐著一個「新人」，他從來沒見過那個人，所以感到有點好奇，心想，「這人是誰啊？」那傢伙戴著不丹語所說的「布瑞」——一種染成紅色的生絲，不丹喇嘛常穿戴，那個人就戴著那種絲巾。蔣揚欽哲旺波非常清楚地描述到：「我不知道他在吃什麼，但他嘴裡和牙齒上有種紅色的東西，他不停地咀嚼著。」就像這樣，蔣揚欽哲旺波甚至不知道那人是誰。

當蔣揚欽哲旺波從淨觀中醒來，隨即說道：「當然，我現在知道了！」因為就在幾天以前，第三世貝瑪林巴在不丹圓寂。順帶一提，不丹人吃檳榔，喇嘛總是在嚼檳榔。但西藏東部沒有檳榔，所以蔣揚欽哲旺波不曉得那人嘴裡嚼的是什麼東西。

有些人嘲笑伏藏教法，像大乘的人、聲聞乘的人以及所有新譯教派的人，他們也許嘲笑伏藏教法，因為伏藏教法來自比如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池塘「曼措巴」。貝瑪林巴的很多伏藏教法取自布姆唐（Bumthang）的一塊石頭岩面上，如果今天你到不丹去，那塊大石頭還在。

伏藏教法就像這樣。以蔣揚欽哲旺波的「一髻佛母（Ekadzati）」儀軌為例，它完全是某天凌晨的產物！某天凌晨兩點鐘左右，欽哲旺波面前有一盞酥油燈。當酥油燈的油快要燃盡、火燄將滅時，發出「冊」的火花聲。對我們這些凡夫來說，那就是燈火熄滅的聲音；但對蔣揚欽哲旺波而言，從那個燈火熄滅的聲音，從那一聲「冊」，出現了「一髻佛母」的儀軌，這就是伏藏教法出現的方式。伏藏有時也會顯現為夢境的結果。

現在，我要你們把心轉到因乘上。我現在不討論金剛乘，而是以大乘的角度來看，如果仔細閱讀《華嚴經》這類的大乘經典，你會了解到，諸佛菩薩曾經祈禱，希望在未來樹木可以給予教法，水聲也可以給予教法。我說的不是密乘，而是大乘教法。所以，如果大乘的人可以接受這種教法，那麼為何不能接受伏藏教法呢？

所以事實上，甚至是邏輯上來說，如果你有時間和能力去仔細研究伏藏教法，便會了解到，這些教法不是來自某個被惡魔或其他精靈附身的人的隨意發現。

伏藏教法所言是否是正確的道，你永遠可以這樣對照，例如，你可以拿貝瑪林巴的某一個伏藏教法或某一個主題，和《華嚴經》或《阿含經》的任何一部分作比較，你可以把任何大乘或聲聞乘的教法經典拿來對照。當然，你的心胸必須非常開放，如果你沒有開放的心胸，就永遠無法體會這些教法的深度。如果有開放的心胸，你就會了解，伏藏教法與佛經並沒有牴觸，它們反而是相輔相成。

舉例來說，你們今天接受了馬頭明王的教法，馬頭明王就是佛，當然也是本尊。本尊即是佛，在密乘裡，他們是一樣的。

但這種馬、佛的概念，裝不進界限極為狹窄的心，裝不進小小四方形的核心。因為對心胸狹窄的人來說，佛陀赤足、穿著體面的袍子。他們總是認為救世主是安詳的，就像聖方濟一樣，有溫和的形象、仁慈、微笑，口中說著「你需要什麼？」「我能幫你什麼？」「哦，可憐的人！」這是像我們這種擁有小小四方形心胸的人所喜歡的。

但那是個概念，概念總是約束你，這就是密續的哲理。概念好比情緒煩惱的祖父，只要有概念，你就一直都會產生情緒煩惱，而情緒煩惱衍生出行為，一個行為又衍生出更多行為，然後行為衍生出結果，像是你的身體、你的感覺、你的自我等等，你整個人就是概念的副產品、附帶產生的結果。如果你讀《金剛經》，佛親口說，那些以身相看見他的人，沒有正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為了打破概念，密續怎麼做？一般而言，人類總是認為豬是最糟糕的動物，像我們罵人「你是豬」，或認為豬很髒，即使科學家現在已經證明豬十分的聰明。總之，豬在過去被認為又髒又醜，或諸如此類的負面形容。任何被視為最糟糕的東西，忽然間變成本尊；還不只如此，在金剛乘裡，擁有馬頭、豬頭的本尊，是更為真實的釋迦牟尼佛化身。現在，這些都必須裝進你的腦袋裡，但這很難，這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事。

為何這些東西無法裝進你的腦袋？我今天碰到幾個俄羅斯人，他們提到更敦秋培，於是 I 想起更敦秋培解釋了為何我們無法接受這些東西。他說：「這些之所以無法裝進我們的腦袋，是因為我們過度相信可信的事物，過度不相信不可信的事物。」這就是我們的問題。過度相信可信的事物，和過度不相信不可信的事物，這兩種情況總是拖累我們。然後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看自己就可以，不必看別人。（翻譯：「西遊譯文」）

## 🌀 回目錄 🌀

# 思碧諦印象

■ 撰文：李香蘭

二〇一二年六月間，初夏的融雪崩塌了印度西北思碧諦(Spiti)平河谷地(Pin Valley)的連外道路。一群群虔敬的修行者，不畏滔滔江河的阻隔，身扛行囊，涉過轟隆轟隆的冰冷土石巨流。然後，他們搭上救生橡皮艇，逆行於因河流堰塞而形成的高山湖泊。當船行至最近的口岸，乘客或急急跳下救命船舶，只想儘快換下一身濕冷的衣裳；或待在船上昏沈搖晃，他們因為高山症而陷入迷茫。此時誰也沒注意到，口岸對面的岩壁上，因為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即將到訪，悄悄地起了變化。



## 前往思碧諦

思碧諦(Spiti)位在印度西北部，中印的邊境上，地形屬於高原上的沙漠河谷，海拔高度約三千八百米。我從新德里搭乘夜車出發，沿著主要交通路線前進，約十八個小時後到達瑪納利(Manali)。在瑪納利稍事休息後，再搭一天的車，終於抵達目的地——思碧諦。此行途中經過兩個隘口：柔通隘口和昆祝隘口。



柔通隘口(Rohtang Pass)海拔高約四千米，那裡常因暴風雪而導致人畜無法跨越。隘口地形險峻，一面依山，一面為陡峭山坡，行經此地的生命常受威脅。又因為隘口是通往思碧諦與拉達克的主要道路，往來貨車的運輸頻繁，融雪之後，車輛常因深陷泥沼而動彈不得，道路也因而中斷，造成阻塞，在此停留數小時甚至數日是常有的事，這是旅人的惡夢。



昆祝隘口（Kunzum pass）相對可愛許多。它的高度約在海拔四千五百米，雖然比柔通隘口更高，但它位於廣袤的草原之中。這裡有一個供奉吉祥天女的小佛龕和一座舍利塔，守護著過往的旅人。吉祥天女的塑像是一塊磁石，上面貼著許許多多的銅板，我也不免俗地找著一枚十元硬幣，供養護法女神，祈求庇佑我此行一路平安、家國興盛。

## 貝瑪林巴伏藏教法

此次前往邊遠而人跡罕至的思碧諦，目的是為了領受珍貴的貝瑪林巴伏藏教法。

貝瑪林巴是五位德童王之一，然而如宗薩欽哲仁波切所說，現今貝瑪林巴的教法已趨式微。在經過思碧諦祖古與當地村民溝通數年以後，他們決定邀請宗薩欽哲仁波切到那裡傳授貝瑪林巴教法。這是此次在思碧諦傳授貝瑪林巴法教全集的緣起。

思碧諦祖古於 1964 年由敦珠法王認證，九歲時在錫金初遇從薩迦佛學院放假返鄉的宗薩欽哲仁波切，自此與欽哲仁波切展開了三、四十年亦師亦友的情誼。

## 烏金桑雅丘林寺

此次傳法的地點是烏金桑雅丘林寺（Urgyen Sangnag Cho Ling）。

相傳十五、十六世紀時，貝瑪林巴的弟子來到此處傳法建寺，古寺至今依然存在，裡邊供奉著蓮花生大士。寺廟屋頂中央有一方小窗，白天時，陽光自天窗照射進來，明亮卻靜謐的氣氛在古寺中迴盪，好似蓮師溫暖的懷抱，讓人不想離去。

另有一新寺建於 1993 年，三面環山，前方則有平河（Pin）流經。如果不看河岸邊的農地，這裡的山是禿的，水是濁的，「窮山惡水」正是我對此地的第一個印象。

## 小西藏

思碧諦有「小西藏」之稱，這是西藏以外，保留下最完整藏式建築與社區風格的地方。夏天，融雪帶來豐沛的水量，灌溉著高原上肥沃的河流谷地，谷地裡處處可見碗豆與青稞。七月過後，碗豆花開，一畦畦的白花在中搖曳；青稞也抽出穗芽，展現山谷旺盛的生命力。

法會期間，偶遇欽哲仁波切兩次，他都以慣有的宗氏口吻問我：「妳覺得思碧諦如何？」每當我還在發愣，思忖著該如何回答時，他就接著說，「我覺得台北 101 比較好」或「忠孝東路比較好」，「這裡像 1950 年代的西藏。」

回想在思碧諦的日子，沒有繁華的虛假，沒有污染的天空。偶而曬著暖暖的太陽，是平淡的幸福。稀有的秘境哪！

## 迎賓廟會

為了歡迎欽哲仁波切的到來，法會的前一天，村中居民組織了各式的表演隊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瑜伽士的表演了。

據說這些瑜伽士都是貝瑪林巴的傳人，平日於山中修習，只有在大的慶典中才會現身。他們的表演像極了一般廟會中的氣功表演，有吞劍及各種的技藝演出。仁波切說，這些表演都是貝瑪林巴的法教。因為親眼見到這些不可思議的表演出自佛教修行者，我對於《華嚴經》所說「如來法普入一切事」才稍有一些體悟。



## 無倦的上師

清晨四時許，「咚！咚咚咚！」迎賓鼓樂二人小組的鼓聲劃破清冷的天際，自我房門前經過。我翻了個身，把棉被拉過頭頂，欲蓋彌彰地想要掩飾「仁波切已經到大殿修預備法，我卻想要偷懶」的事實。

除了在大殿傳法之外，仁波切只要下了座，無論午休或晚休時間，他休息處的入口總是出現堆疊的鞋子。一排排來自當地各個村落的居民，扶老攜幼地前來想獲得他的加持。要到晚間八時許，他窗口前等待的人龍才會逐漸縮短。



不但如此，因為這是仁波切第一次傳授貝瑪林巴的教法，索南堪布必須在前一晚和仁波切討論教法的某些細節。如果白天見到堪布精神不足，那必然是他前晚等待信眾離去後才漏夜請教仁波切的結果。然而，仁波切完全沒有顯出疲累的樣子。

仁波切在七月七日抵達思碧諦，隔天即開始密集傳法，一直持續到七月二十五日結束。接下來的兩天，他

每天要趕十小時以上的車程回比爾（Bir）。二十七日回到比爾後，他隨即開始兩日的蓮師薈供。然後接著是……

仁波切，您怎麼不需要休息呀？！

## 思碧諦的生活

思碧諦位於高原上的山谷中，所以不生產馬鈴薯、稻米等主糧，一切所需糧食都要從南方運來。此地平時並無往來行旅，所以沒有充裕的餐廳供人用餐。法會期間湧進五六千人，好客的村人便準備了食物，招待來自遠方的參訪信徒。每日午餐及晚餐，寺院都有供伙，大家排隊用餐，人人笑逐顏開，好像熱鬧的嘉年華會。

當地物資不豐，道路也不通，要張羅這麼多的食物，主事者一定很辛苦吧？我曾經向思碧諦祖古請教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沒有遇到任何困難，我沒有以看待工作的心情來對待。這是佛法事業，它帶給我無盡的喜悅和滿滿的快樂。」

思碧諦位處偏遠地帶，沒有電話、電視和網際網路，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經驗，所以日子似乎也還可以過，但比較不習慣的是沒電。說沒電，倒也不是完全沒電，此地的電力主要來自柴油的自力發電。因為山路阻斷，能源的供給就相對吃緊，所以九點過後，發電機通常就開始休息，寺院周遭也隨之陷入黑暗的寧靜。城市夜貓子初來乍到，剛開始會有些不習慣。然而如果不想提早就寢，城市中的奢侈品——「觀星」，便成為此時最佳的娛樂了。

沒有月亮的夜晚，天空幾無光害，夏夜銀河璀璨，牛郎織女不必躲在重重雲霧背後約會，而是大刺刺地隔空相望。想起早年到台北東北角的龍洞觀星，既要躲避海防的探照燈，雙腳跳躍不慎還會掉落在海岸巨石中，比起來，這裡真是觀星的天堂。

## 我的懺悔

許多上師都說過：如果視上師為凡夫，你將只得到凡夫的加持；如果視上師為佛，則可以獲得佛的加持。雖然我聽聞過欽哲仁波切許多教法，也有許多法友讚嘆仁波切的功德，但我卻從來都沒有對仁波切——我的上師——生起真正的淨信。

法會最後一天上午，仁波切在寺院後方的閉關中心修了一場火供。當天豔陽高照，火供開始沒多久，太陽旁邊出現一道圓形彩虹，圍繞著太陽。下午一點我回到寺院，準備進大殿繼續上課。由於法會即將結束，我感到離情依依，於是站在大殿旁的陰暗處，

想多看一眼難得的無雲晴空。當我抬頭一望，看到太陽旁邊的彩虹依然存在。我忍不住喃喃自語：「How could it be! How could it be!」我身旁一位身穿白衣的瑜伽士長者，他蒼蒼白髮之下是慈祥的臉龐。他的眼神柔和地盯著長空，然後用堅定溫暖的口吻，彷彿是回答我：「Khyentse Rinpoche is an accomplished master. (欽哲仁波切是一位成就者)……」。

他對上師的信心，像一股暖流，沖壞了我的淚匣，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復。

## 後記

從思碧諦回來後，許多朋友問我旅程辛苦嗎？事後想來確實有些辛苦，但不探虎穴焉得虎子，天下是沒有白吃的午餐。雖然辛苦，但上師三寶加持，以及寺院祖古、喇嘛、同學們的照顧，所以帶著滿滿的美好回憶歸來。如果問我還會再去嗎？當然了，思碧諦壯麗、祥和與世外桃源般的環境，總是那麼鮮明地向我招手。還有瑪納利（Manali）的 Johnson Hotel，美麗的中繼站，也令我難忘。

最後，感謝仁波切的鼓勵與加持，我才得以完成這篇文稿。願上師安康長壽、所願皆成！願貝瑪林巴教法廣揚！願所有眾生速證佛陀果位！願一切時中皆吉祥！

（攝影：Wind Chen）



回目錄

## 看見淨土

■ 撰文：周熙玲

「藍色警報！藍色警報！」十多位穿著制服的醫護人員衝進我母親住的加護病房。我心一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我母親的心臟停止跳動了！短暫的急救之後，醫護人員恢復了她的心跳。當我們好不容易從驚慌中稍微鎮定下來，藍色警報的警鈴又刺耳地響起。醫護人員們再度地衝進來，讓她恢復了心跳，而且在我們家屬的同意下，迅速地為她在心臟中裝上了心律調整器。這是2011年9月14日清晨，在溫哥華所發生的事情。

那時，我母親八十六歲了。在我成長的記憶中，她是一位嚴肅寡言的人，絕對不會說任何不必要的話。但是，在這次瀕死經驗之後的三天裡，她完全變了一個人。她說話的時候表情豐富，就像個小女孩似的，完全被周遭發生的每一件事所著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變得既新鮮又有趣了。而且，她變得精力十足，我們幾個照顧她的人，包括我哥哥熙宏（Frank）、嫂嫂美寶（Jackie）以及我自己，突然發現我們跟不上她的充沛精力。

第一天早上，她瞪著天花板，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她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某個顯然會動的東西。我忍不住問她到底在看甚麼？她說：「妳沒看見嗎？在那兒，像一張外國風景照片，長長的綠草隨風搖曳……。這張風景照片之中的每個東西都會動哩！白雲在天上飄，一群鳥剛剛飛過。妳看見了嗎？看不見？來！躺在我身邊，從這個角度看，看到了嗎？怎麼會看不到？」她的頭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又說：「看，這一個像不像清明上河圖的景色？好漂亮的河岸、街道，妳看人們走來走去，還有木船、拱橋，大家都忙著要去某個地方。好美！妳看見了嗎？」

我完全糊塗了。心想，還是不要跟她爭論吧。

隨後，她睡了個午覺。她一邊睡覺，一邊雙手不停地在空中搖動，我不得不抓住她的手，以免她把接在身上的各種管子都扯下來。母親在家裡總是忙東忙西，一刻都不停，她連睡覺也還忙不完，真是舊習難改！過了一會，她醒了，指著病房四處，問我說：「妳看見我剛種的杜鵑花嗎？共有十株！漂不漂亮？全盛開著呢！」她又說：「對了，妳幫我切些水果，客人們要來了呢！明天我要去美容院做個頭髮，還要出去吃中飯。」她說的好像醫院跟她毫無關聯似的。她簡直開心極了。

另外一次，她說她剛剛抵達了山頂的寺院，要我去向挑夫們致謝。她說他們剛剛辛苦地用轎子將她抬上來，沿途階梯陡峭，風景絕美。她非常感激。

另一天下午，她扭轉著頭，瞪著頭上方的螢幕一直看著。螢幕上顯示的是她的心跳、血壓等訊息。她看了約莫四十多分鐘，臉上露出俏皮的表情。我終於忍不住問她到底在看甚麼，她咯咯地笑著說：「妳看見了那些奶子嗎？有各式各樣的大小跟形狀哩！裁縫正在幫她們量身做衣服呢！這種奶子的衣服可難做了！」我簡直笑翻了，我從來沒看過母親有這麼可愛、這麼調皮的樣子過！

我找了機會在電話中請問了仁波切，問他是否「寄送」了淨土的影片給了我母親？仁波切當下沒有馬上回答。當母親心跳停止的時候，仁波切正在印度比爾主持 Drupchen 法會。後來我才知道，當母親病危的消息託人傳送給他的時候，他當場叫所有修法的人改唸「阿彌陀佛」，總共延續了三天。

那幾天母親也看到了一齣舞台戲，就在她病床對面的牆壁上演出。她說，這是她看過最美的一齣戲，她還鉅細靡遺地跟我們說戲中的音樂、服飾、色彩等種種細節。我們試圖委婉地跟她說，這都是她自己的想像，不是真的。她卻即刻反駁：「我又不是舞台設計師或戲劇導演，怎麼可能憑空想像出這些從未見過的東西？！」那天夜裡，我們都離開醫院之後，護士不小心走過那個舞台，把它弄得亂七八糟了。母親跟護士因而起了一場爭執。第二天早上，護士請了心理醫生來看診。當他們正在對她進行診療時，母親轉過頭來，用中文跟我說：「為什麼他們問我這一大堆愚蠢的問題？」她儘量如實地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但他們的結論是：她患了幻想症。於是醫生給她加了一些藥物，結果，她又回到先前有氣無力的狀態了。這一天，是9月17日。

\*

\*

\*

鏡頭回溯到那年6月。當時，仁波切在溫哥華教法，母親找到機會請仁波切吃一頓素餐。那時，母親的心臟只剩下百分之六十的功能，而她的腎功能也在急遽地退化中。然而她不打算做任何治療，因為她想自然而然地往生。但她又有個矛盾：她想活過那一年的10月，因為父親將在香港舉辦一生最重要的書畫回顧展。盡其一生，她都是我父親藝術生涯的經紀人。過去四年，她孜孜不倦地在忙碌的，就是安排父親的這個書畫展，那是由最具盛名的香港藝術館所邀請的。她一心想要親自參加開幕式。所以在席間，她祈請仁波切讓她可以圓這個願。但這是一個不容易實現的願望，因為所有的醫生當時都預告：她活不過那年9月。

醫院裡的醫生護士們也都知道了她前往香港的心願。因此，每個人都盡全力來幫助她。嫂嫂跟我為此學會了如何幫母親做每天需要四次的洗腎。醫院替母親準備了各種必

要的工具與藥品，確保她在香港的二週內一切無虞。當我們抵達香港時，仿如一座隨身醫院在側一般，樣樣齊全。為此，我特別要向加拿大的健保制度致上最高的敬意。

在香港的前十天中，母親每天晚上都跟她的老友們相聚，外出吃飯。她精神狀態絕佳。10月14日，期盼的日子終於到來，父親的書畫展隆重開幕，賓客雲集，極其成功。母親坐在輪椅上，開心地跟大家寒暄，當天晚上還參加了慶祝晚宴。她紅光煥發，沒有人想得到她馬上就不久於人世。

\* \* \*

鏡頭再回溯到1990年，也就是我有幸剛剛認識仁波切的那一年。當時，母親六十多歲，剛得過中風。我第一次見到仁波切，就請他為母親的長壽祈禱。慈悲的仁波切突然很肅穆、幾乎是嚴厲地看著我，問道：「為什麼要為她祈求長壽？」我有點意外，就說：「母親剛剛開始在溫哥華的一個寺廟中參加了學佛的課程，我希望她能有機會在有生之年學習一些佛法。」仁波切轉而微笑，要我把母親的名字給他。這些年來，母親一直修淨土宗，早課晚課一日不曾間斷。

她也閱讀很多佛法的書籍，包括仁波切的每一本中文版著作。她總是跟我說，她能多活這麼多年，都要感謝仁波切的加持。自從1990年之後，她就不曾再中風過。她認為一生想要做的一切都做到了，她可以高高興興地離開人世了。

\* \* \*

我事後想，從9月17日到10月17日那個月，我母親是活在一個所謂的「法會時光」之中，那是仁波切從某處為我母親「借」來的時光。雖然那個月她起起伏伏，但她總是精神奕奕，心情平靜又快樂。她氣色極佳，幾個月以來臉上的烏雲消失無蹤了。從那時候的狀態，我們著實看不出她還能活上多久。

書畫展開幕之後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7日下午，母親完全無預警地倏然倒在我的懷裡，往生了。我很幸運地在一個小時之內連絡上了仁波切。電話中，仁波切告訴我他已經在替母親修法了。我們全家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很多年，人生地不熟，這個突發事件更讓我們手足無措，尤其是葬儀之事，完全陌生。多虧有許多朋友前來幫忙，母親的後事才辦得非常順利。我把這些狀況報告給仁波切聽，仁波切說，不只母親的喪事辦得很順利，母親自己的往生旅途，也很順利。

十天之後，當我跟大哥去停屍間移靈的時候，看到母親栩栩如生的面容，簡直無法相信。她的面容白裡透紅，比往生那天的樣貌還要好看。我跟大哥開玩笑說，她的樣子比我的還好看！那一年之間，我多次夢見母親。在夢中，她一次比一次年輕，一直到她

約莫三十多歲時候的樣子為止，非常美貌。我又跟仁波切說了這些夢境的狀況，他說，這是吉兆。

母親火化的時候到來，仁波切特別安排在聖地菩提迦耶替她點了十萬盞酥油燈。在台灣及北京的同修道友們，也同時為母親念誦祈福。我藉此機會跟他們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母親真是個有福之人。

事後，父親交代我要向仁波切行大禮拜頂禮，大大地感謝他為母親所做的一切。後來我到了印度，見到仁波切，他在我行禮拜到一半的時候制止了我。他說：沒有必要頂禮，他甚麼也沒做；母親完全知道她所要前往的地方，並不需要太多幫助。我又問他有關是否在關鍵時刻他「寄送」了淨土影片給母親一事，他終於回答了。他說：「妳不記得中陰教法嗎？當一個人快要往生之前，就會開始看到將要前往的處所。」

父親也曾問我：「如果我以後也到了淨土，會不會再見到母親？」仁波切的回答是：「當然會！」父親每天都在屋子裡行走 3000 步。他說他每走一步，就唸一句「阿彌陀佛」。走完後，他就會點根香，在往昔母親作功課的佛堂中靜靜地坐著，有時我也聽到他跟母親在說話。

\*

\*

\*

這一段故事，有許多朋友鼓勵我寫下來，特別是任祥與仁喜夫婦。感謝仁喜在百忙之中將它翻成中文，也感謝 Noa Jones 替我潤稿。

藉此機會，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兄嫂讓我父母在溫馨的照料下享受天倫之樂。父母親跟他們夫妻住了三十多年，父親現已年逾九十，生活上多虧有兄嫂的照料，我才得以自由地在全世界到處旅行，替仁波切做點事。如果我所做的有任何福德，願此福德迴向給他們兩位。

我懷著無限的感恩與淚水，感謝指引我的光——仁波切。願這段故事讓所有的人在我們充滿挑戰的修道路途上，提供一些鼓舞與支持。我們的修持，真的會帶我們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周熙玲 Amelia Chow

寫於五台山 2013年9月23日

(翻譯：姚仁喜)



❧ 回目錄 ❧



## 菩提伽耶手札（二）

### 在地上蠕動的男孩

■ 撰文：馬君美

菩提伽耶到處是乞丐，許多乞丐都是肢體殘障者，剛看到時心中蠻難受的，久而久之反而習以為常，視而不見了。



正覺大佛塔 / 周素卿 攝

那天下午走向大塔，暑氣逼人，塵土飛揚，地面仍然傳來因中午艷陽曝曬，所發出的陣陣灼熱。

突然！前面地面上出現一個約八、九歲的男孩，因為手腳都重度殘障，所以在地上像蛇一樣地蠕動著乞討。我自以為在印度看慣了怪事，再也沒有什麼能嚇住我的了，但是看到一個人這麼卑賤的活著，還是令我驚訝又心痛的難以自持。懷著非常難受的心情快步從他身邊走過，沒走幾步，背後突然傳來幾陣大笑聲，回頭一看，只見幾個衣著不錯的印度人，低頭看著他，指著他大笑，我頓時心中怒不可遏。如果不是那幾個印度人立刻走開，我可能會去臭罵他們一頓。

最初，心中對男孩充滿了不捨，對那些印度人很鄙視又憤怒。繼而一想，我應祈禱這個男孩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受苦的眾生，都能有健康的身體、正常的心智、合宜的機會、足夠的出離心、虔信心來接受正法，發菩提心，努力修持，證悟本性。而那些印度人也能除去包含今天譏笑別人在內的一切惡業，早證菩提。

而我呢？不要以為自己的憤怒有正當的理由，要記得寂天在「入行論」中所說的，這些印度人毫不自由地受其煩惱所驅使，應以極大的悲心對待之！

馬君美(Jimmy Ma)於菩提伽耶  
(2013/11/7)

🌀 回目錄 🌀